

从东西方文化交融历史看留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在《新京报》“留学岁月与中国机会”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

感谢能够受到论坛组织方的邀请，有机会就自己对“留学”这个动人的字眼谈些体会和思考，并向各位贤达请教。

作为一名有幸在二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留学岁月”这四个字，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难以拟制的青涩、温馨、悠远、留恋的怀旧与回忆。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啊！此时此刻，易北河的波涛晨曦，阿尔斯塔湖的云影月光，威德尔的深夜街景，基尔幸威格的长窗厚帘，哥廷根的遮天橡树，奥托哈拉索威兹的接天书架……所有这一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重现在我的眼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回到了生养我的祖国。此后，虽然有过很多次出国的机会，却阴差阳错，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我度过了美妙的留学岁月的德国（我留学时还叫西德）。是的，我应该赶紧回去一次了吧，去重温无数次出现在梦境中的异国景色，去探望对我这个异国学子恩重如山的教授导师。我知道，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愿他们在天堂安息。他们一定会知道，他们的一个中国学生今天正在诚挚地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中国机会”这四个字，则更是让我由衷地感受到了一种责任，一种沉重却令人自豪的责任。它清楚地提醒我以及在座的每一位：个人的留学岁月将和一个国家的机会与未来紧密相连，不可分离。

我向大家请教的题目是“从东西方文化交融历史看留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个题目固然和我的学术专业有关，但是，其中更多的是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留学生”这个字眼并不是汉语，而是日本人的创造。远在一千多年前，日本全方位地学习隋唐，特别是盛唐中国的先进文化，“遣隋使”、“遣唐使”不绝于途，随之而来的则是数量庞大的“留学生”和“还学生”。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有趣味的。“留学生”是在使节回国后，依然留在隋唐学习的学生；“还学生”则是跟随使节一起回国的学生。很多“留学生”就留在了唐朝，并且终老在唐朝，再也没有回到日本。所以，我们今天的“留学生”其实更像是“还学生”吧？毕竟，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到了祖国，直接为自己的民族服务。随着中华民族的日渐复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留”逐渐被“归”、“还”所取代。难道不是吗？当代汉语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字眼“海归”。

当然，日本发明的只是“留学生”这个字眼，如此而已。回顾中国的漫长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短暂的闭关锁国时期，中国既不乏前来就学的外国学生，也不缺少远行万里出国求学的留学生。我在很多地方作过题为“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演讲，列举了很多例子，着力提倡，我们在为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是受惠者，也受到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影响和赐予。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更没有自我封闭的特性。闭关自守，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趋向，完全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固有性格。

开放、容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记忆和特性，遗憾的是，在距离今天不到三百年前突然失落了、遗忘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留学生和来华的就学生就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别的先不说，假如没有他们，我们的母语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在这里随便列举一些常用的：般若、菩提、南无、僧伽、阎罗、菩萨、罗汉、和尚、沙门、夜叉、袈裟、摩诃，等等。举出几百个例子，毫不费力。其中不少缩略了。比如，僧伽——僧，魔罗——魔，塔婆——塔，劫波——劫，禅那——禅，钵多罗——钵。然后还由此产生出不少的复合词：高僧、恶魔、魔鬼、宝塔、浩劫、劫难、禅师、衣钵，等等。同时，随着佛典的翻译，还出现了大量的“新词”：世界、法宝、天堂、地狱、信心、因果、变相、真理、圆满、平等、慈悲、烦恼、方便、庄严、报应，这些难道不是经常见于报纸文章，时常挂在我们嘴边的吗？有谁还能意识到它们原来是“外语”呢？这里就有法显、玄奘、义净等杰出的中国留学生的伟大贡献。

到了近代，中国人痛感自己的落后，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向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和文化学习，才能最终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中国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留学热潮，奔向欧美、日本。他们的努力也在我们的母语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波留学潮的巨大影响吧。我们的汉语里出现了很多他们带回来的新词。有的是直接引进印欧语的词：沙发、扑克、咖啡、吉他、雷达、坦克、幽默、摩登、维他命、吉普车、下意识、世纪末、闪电战、时代精神、阶级斗争，等等。有的是自创的新词。比较早期的有：面包、博物馆、烟草、拍卖、专利，等等。更多的则是从日语里借入，这些词至今生命力旺盛。随便举一些：铅笔、

批评、消化、交换、传染、审判、法律、水平、必要、单位、干部，等等。大家还能够意识到它们是外来语吗？特别重要的是“经济”。这个词中国古代就有了，但完全不是今天的意思。在日本却很早用它来翻译 economy，在中国最早在 1908 年来用它表示今天的意思。当时，梁启超打算用“资生学”，严复打算用“计学”，都没有能够比得上来自日语的“经济”。

我在上面，只是从语言这一角度考察，来说明留学能够为自己乃至一个国家带来多少多么重要的机会。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留学岁月与中国机会”，我想，我们还特别应该回顾老一辈中国留学生的生命轨迹，看看他们的“留学岁月”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吧。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者是 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接受了美国良好教育的留学生容闳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于 1854 年 11 月 13 日，也就是他学成的当年，启程赶往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他的梦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但是，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不堪，容宏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1868 年，他通过丁日昌上奏，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特别重要的，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两点是：“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以及“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这个奏章并没有能够上达天听。两年以后的 1870 年，由于两位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计划才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可是，当时的中国人还视留学为畏途，容闳几乎没有办法招满第一批留美学童。经过了巨大的努力，一直到1875年10月14日，总数一百二十名的学童才全部到达了美国。他们中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十岁，来自广东的八十四人（其中，容闳家乡香山的四十人）、江苏二十一人，浙江八人、安徽四人、福建两人、山东一人。这样的构成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假如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达区域的分布，难道还能说，这完全是偶然的吗？

这批孩子一到美国，完全生活在美国的良好家庭里，深入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中间。清廷也一度接受了容闳的建议，曾经花钱在美国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内有专门教授汉语的教室，还有相关的生活设施，能够同时接纳七十五人住宿学习。学童们要定期回到这里学习汉语，用毛笔写汉字，每天六点起床，规定每个月必须写两封家信。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学业大进，美国友人甚至联名写信给当时的总理衙门，信里面讲：“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信里还说，这些中国学生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所抱的偏见。一百多年以后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向我们的前辈留学生学习吗？

正当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学业处在最关键的时刻，颀颀的朝廷却听信谗言，将他们召回国内，因此，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些学生回国后，面临的是未开的民风，遭受的是“假洋鬼子”的讥讽，大多数人生活困难，每个月只有

四两银子。但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面对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坚忍不拔，为自己的民族作出了令我们后代感佩不已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后，他们成为了政界、军届、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里面有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驻美公使；有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的创办者和第一任校长，有北洋大学的创办人；有中国最早的海军将领，在中法福州海战和中日黄海海战中，就有八人壮烈牺牲；有大量的中国最早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举国皆知的詹天佑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留学生呢？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难道不正是留学对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吗？我们看到的难道仅仅是他们的“留学岁月”吗？我们难道不是也同时看到了“中国机会”吗？

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正在庆祝自己的六十华诞；经过了举世瞩目的三十年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傲然屹立于世界大国、强国之林了。但是，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醒地牢记，民族复兴的道路依然漫长，我们不能沉醉在伟大的成就中，我们依然必须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挑战，我们依然必须踏踏实实地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

新的时代在呼唤着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也必定会在新的时代留下属于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印记。